

艾滋病：

跨世纪的悲哀？

张跃宏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震撼人世的一幕纪实文学丛书

艾滋病：

跨世纪的悲哀？

震撼人世的一幕纪实文学丛书
艾滋病：跨世纪的悲哀

张跃宏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875印张 104(千)字
1990年5月北京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7-5043-0287-2/1·37

定价：2.50元

引言 死神叩响国门

一条消息，悄悄地爬上了《人民日报》第七版：《一种新的不治之症》。

“目前，美国新出现一种不治之症——后天免疫失效症(简称AIDS)，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一些从事这种疾病研究的医生惊呼，美国正面临着20世纪新的‘黑死病’。美国社会、医疗组织、医生和专家们正受到这种神秘疾病的困扰而焦虑不安。据透露，这一疾病也已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

这是1983年9月7日。“惊呼”？哼，美国的惊呼也太多了。我们隔着太平洋呢。

1985年6月23日，一名从美国来华旅游的阿根廷籍游客在北京协和医院死亡。经确诊，他死于艾滋病。

这是我国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

终于，国门响起了一声不疾不徐的敲门声。

困扰大洋对岸的魔鬼，已经向打开了大门的九州方圆款款而来，狰狞的嘴脸已依稀可辨。

震撼人世的一幕纪实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翁杰明

副 主 编 陈 澍

编辑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习 艾 王多文

孙 杰 江宝章 纪 宏 陈 澍

何燕生 张西民 张跃宏 翁杰明

曹苏红

目 录

引 言	死神叩响国门	
第一章	影星之死	(1)
第二章	祸起何方	(16)
第三章	从零号病人到大恐慌	(26)
第四章	魔鬼的凯歌	(66)
第五章	文明的疑惑	(105)
结束语	世纪末的决战	(130)
附 录	艾滋病问答	(133)
	怎样减少艾滋病的危险	(150)
	资料来源	(151)
后 记		(152)

第一章

影星之死

1985年7月1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海滨卡尔梅勒城。

海边一间漂亮凉爽的屋子，塞满了几十名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将为他们提供妙笔生花的题材：影星罗克·赫德森与多丽丝·戴在合演《枕边情话》和《情人归来》以后20多年，又将联袂为基督教广播网演出一部新片。

记者们尤感兴趣而又心照不宣的，是罗克·赫德森的近况。在众多美国人的记忆中，快满60岁的赫德森永远是那样英俊潇洒。他那优雅的卷发，端正的脸庞，扬起的剑眉下一对乐观而明亮的眼睛，以及那多情的似在诉着心曲的嘴唇，令无数女郎心醉神迷。50年代和60年代，赫德森在美国影坛上可谓红极一时，家喻户晓。他虽然没有获得过奥斯卡表演奖（只在《巨人》中的角色获得过奥斯卡奖提名），但他领衔主演的70多部影片和电视剧却使他无可争议地享有影星美称。他演的片子通常都创下极高的票房收入。他所到之处，总会得到影迷和崇拜者的欢呼。

可是，人们从他新演的肥皂剧《王朝》中却看到了一个消瘦而充满倦容的赫德森。据说在不久前去以色列拍摄名叫《大

使》》的影片时，他扮演的只是一个配角，表演也很沉闷。几个月前，他去了巴黎，到多维尔的电影节上去了一趟。从那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人都对他的消瘦表示关心，他向人们解释说，他在减肥，另外，也由于几年前的一次心脏手术留下些后患。回到美国，他在一次白宫的国宴上遇到了在好莱坞结识的好朋友——南希·里根。第一夫人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赫德森回答说：“我在以色列拍片时染上了流感病毒。不过我现在感觉良好。”

然而他与记者们毕竟久违了。多丽丝·戴容光焕发地走进屋子，向记者们打招呼。她向记者解释说，赫德森可能会迟到一会儿。然后，眉飞色舞地开始介绍将要拍摄的新片。

突然一阵骚动，紧接着一阵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寂静：赫德森被人领了进来。

“天啊！”一个女记者不禁叫出声来。出现在记者面前的不是风度翩翩的赫德森，而是僵尸般的鬼影。赫德森脸如死灰，身躯如一段枯木，上身夹克显得空空荡荡。他两只曾经光彩照人的眼睛深陷在皮包骨头的凹凸不平的脸上，失神而呆滞地瞪着。与他的形容枯槁相反，他的衣着却色彩鲜艳。黄蓝白条相间的衬衣松松地套在身上，上面的三只扣子也没有扣上。

“这是罗克·赫德森？”

记者中没有人怀疑，这个万众倾倒的影星如今已经日薄西山，有人觉得他就要辞世，有人则肯定地认为癌症正折磨和煎熬着他。

多丽丝脸上的微笑也几乎凝固。不愧是演员，她没有在一片惊异的沉默中迟疑片刻，立即伸出双手，探身上前拥抱了赫德森。

摄像机和照相机的声响并不像赫德森从前经历过的类似场面下那样给人愉快的刺激。记者们似乎不忍提出任何富于进攻性的问题了。

赫德森开始回答问题，声若游丝，细弱不堪。他说他和多丽丝一样地喜欢狗，他自己就养了三条。现在就好像在重温旧梦，他觉得他还记得《枕边情话》里的对话片断。

一个记者问：“我们被告知你今天患了流感，而且据说这就是你晚到的原因。你现在怎么样？”

赫德森的眼光迟疑地避开了，还是多丽丝抢先替他回答了另一个问题。赫德森却又絮絮叨叨地向记者表白了一番。他说：“我向各位表示歉意，我迟到了。你们知道，我正离开机场时发现我忘了拿行李。我回去找行李。我抓起行李，把它放进车。我发现这不是我的包。我想是有人错拿了我的包……我想起我从未捆绑过任何行李……”

记者们在赫德森被多丽丝搀扶出去后仍然茫然不解。他在说些什么？他出了什么毛病？

不久以后，人们才发觉，这是罗克·赫德森在公众中的最后一次露面。

几天以后，罗克·赫德森在他人的帮助下摇摇晃晃地登上了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经过10个半小时的飞行，到达巴黎戴高乐机场。他在走过里兹宾馆的大厅时，瘫倒在地。一个医生对他进行了急诊，推测也许是1981年的心脏病手术后老毛病复发。他被送到郊外的美洲医院。那里的医生只被告知，赫德森有心脏病史。

这是罗克·赫德森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行。这一次，谁也

不会相信他到艺术圣地——巴黎来，又是为了出席一个艺术节之类的目的。

赫德森被送进医院后两天，他身上那层神秘的纱幔被合众社一条电讯揭开：

急报。罗克·赫德森身患绝症。合众社好莱坞电——浪漫型主角罗克·赫德森，最近出演《麦克米兰和妻子》和《王朝》的主角——身患与艾滋病有关的无法治愈的肝癌，这是星期二此间披露的。

尽管赫德森的发言人否认他患了不治之症，但是，合众社的电讯已经轰动了全国。洛杉矶的一位专栏作家发现，在其后的48小时内，只要打开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就会不断地听到“艾滋病”这个词。新闻机构不仅广为报道，并且立刻对罗克·赫德森前往巴黎的目的倍感兴趣，因为这意味着这位影星获得了到巴黎治疗艾滋病的权威的咨询。艾滋病患者纷纷询问：他到巴黎寻找什么灵丹妙药？

7月24日下午，罗克·赫德森接到了好莱坞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白宫的一位发言人说：“里根总统向他问好并且要人转告他，总统本人和总统夫人想念他，并为他祝福。”

艾滋病的报道风靡全国新闻媒介。在华盛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制作人请众议员韦克斯曼同卫生与人类事务部长赫克勒在星期天的《面向全国》节目中露面，讨论联邦政府的艾滋病政策。韦克斯曼欣然同意，因为这是大电网首次把黄金时间用于讨论联邦政府在控制艾滋病的斗争中的作用。节目制作人说：“当然，如果罗克·赫德森结果没有患艾

滋病，我们将取消这次播出。”

病榻上的罗克·赫德森昏迷不醒。他身上表现出了艾滋病患者的典型症状：严重虚弱、极度消瘦、脱水、不停的腹泻……

真情再也无法掩盖，必须公诸于世了。情况很清楚：在余下的日子里，罗克·赫德森不可能站在电视摄像机前说“我得了艾滋病”了。

罗克·赫德森面临抉择。他还必须在留在巴黎和飞返美国之间作出选择。

医生最后被告知，罗克·赫德森要飞返美国。医生建议，他必须在配有急救设备的飞机上直飞加利福尼亚。一架飞机包租下来了，价格是25万美元。

为了躲避新闻界，赫德森从巴黎的撤退就像一次周密部署的军事行动。赫德森被从医院后门送进一辆急救车，正好一场大雨驱散了围在前门的记者们。赫德森被抬上了停在附近的直升飞机，直升飞机直飞戴高乐机场。这时空中电波中已经播出了罗克·赫德森飞返美国的消息。

7月30日，一架波音747飞机载着这个震惊美国的人物在洛杉矶降落。

这是太平洋时间凌晨2：30。成百的记者聚集在机场，等待着这个头号艾滋病病人在从波音飞机到另一架直升飞机间的短短的距离中再次向世界露面。无论这些记者是否受过新闻训练，只要身临那种人人手端照相机、摄像机，你挤我搡的场面，就会不由自主地全力以赴，去抓住那稍纵即逝的瞬间。摄影师们的绷紧的神经使他们心中掠过阵阵战栗，他们下意识地构思出了一幅“影星赫德森路近黄泉”的轰动天下、价值

连城的画面，摄影者或许会因此身价百倍。

完成了价值25万美元的飞行的波音747飞机缓缓地停住。机舱门打开。一副担架出现了。然而，几百只镜头所能抓到的只是身着白色医院睡袍并覆盖了一张白布单的瘦削的人形。这个人形被移向直升飞机。直升飞机迅速起飞，然后飞往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医疗中心。

面对漫天的“艾滋病”新闻，医生迈克尔·戈特利布认为必须向外界证实赫德森的病情。

从各新闻媒介打来的电话接连不断，问题只是一个。

戈特利布草拟了一项声明，并把它念给稍微有些清醒的赫德森听。

“行，”赫德森说，“就这样。”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官员通知新闻媒介，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戈特利布是为赫德森确诊的医生，也是确知赫德森详情的少数的几个人之一。他的第一份关于洛杉矶5例男性同性恋者患卡氏肺囊虫肺炎的报告发表在《发病率死亡率周报》至今，已经过去了4年1个月又25天。那份在与艾滋病斗争史上可称第一份病情报告的文献发表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它预言了一场将席卷全球的灾祸的到来。从那以后，他已经亲手治疗了200名艾滋病患者，而他们中大部分已经死去。忧虑和悲哀频繁地侵袭和困扰，已经使他有些麻木了。

他把他所有的实验助手召集起来。他们同这位医生一起经历了数年的挫折和绝望。医生深深地知道，必须让他们经历一个将改变这一绝症的重要的时刻。

他登上讲台，看到他的助手们默默地站在会场的后面。他调整了一下麦克风，这时候，记者们低语顿消，剩下一片寂静。

他停住了。

他深思熟虑的目光从这边扫向另一边。他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让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带上应有的分量。他不想显得很难堪。他深深地知道到底是什么使得众多的病人、政治家、记者、科学家感到难堪。艾滋病已经使美国人难堪了，它正在使美国难堪。要使全社会行动起来同这凶恶的敌人作斗争，现在是时候了。

戈特利布以平静坚定的语调宣读手中的声明：

“赫德森先生被诊断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并接受治疗。”

影星危在旦夕，惊醒了美洲大陆上这个以最现代化的文明和医疗技术傲立于世的超级大国。

人们这才注意到，一场现代瘟疫正在降临。就在戈特利布宣读声明的前一天下午，设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发表了上周有关艾滋病的统计数据：美国全国的艾滋病患者已经超过12000人，准确数字为12067人，其中6079人已经死亡。而在全世界，艾滋病已袭击了数十个国家。就在同时，来自北京的报道表明：艾滋病已经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西方到东方的国度，已没有一片不染艾滋病的净土。

从新闻报道上获悉赫德森身染艾滋病的消息后，许多影迷关切地向医疗机构提出了要求：能否使他们热爱的偶像幸免于难，逃脱死亡的厄运？

有必要概略地描述一下艾滋病这个现代凶神。

1985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艾滋病下的定义是：

(1)患者在60岁以下。

(2)无已知能引起免疫缺陷的病因。

(3)患有下述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经组织学或病原体证实的条件性感染:①卡氏肺囊虫肺炎;②播散性组织胞浆菌病(不局限于肺和淋巴结);③隐孢子虫引起的慢性腹泻,病程长于一个月者;④肺和气管的白念珠菌感染。

(4)肿瘤:①卡波济氏肉瘤经组织学证实者,包括60岁以上者;②病理不能分类或呈弥散型的B细胞或免疫表现型不定的非何杰金氏淋巴瘤;③条件性感染后3个月以上的恶性淋巴网状细胞瘤者。

(5)13岁以下儿童,虽未出现条件性感染,但有经组织学证实的慢性淋巴细胞间质性肺炎者。

(6)具有上述任何一种症状,但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测定阴性, T_4 细胞数或 T_4/T_8 比值正常者可排除患有艾滋病的可能,而未经上述检查者则一律按艾滋病论。

如果不是医疗专家,是不容易看懂这个定义的。好在已经有许多通俗的宣传品描述了艾滋病的致病过程和症状。

艾滋病的医学名称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是其英文名缩写AIDS的译音。它是人体内对疾病的免疫力遭到病毒破坏后导致的疾病综合症。由于人体正常免疫功能的丧失,艾滋病患者在正常人能够抵御的这种或那种感染或肿瘤的侵袭下束手就擒。

艾滋病毒的感染分为三个临床期。最初病人可以完全没有症状，或者只表现出淋巴结肿大。第二个阶段则出现明显症状，发热发烧，夜间盗汗，持续性腹泻，体重减轻10%以上，得淋巴腺病。最后一个阶段便出现了肺、神经、胃、肠道、皮肤粘膜和全身的严重感染。患者发热、咳嗽、呼吸困难，出现头痛、呕吐、意识障碍、痴呆、抽搐等症状，身上长出呈深蓝色或紫色的皮肤瘤——卡波济氏肉瘤。

艾滋病之令人胆寒，在于一旦染上便无药可治。到1989年2月，美国艾滋病患者中有57%已经死亡。从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中，从遍及全球的艾滋病报道中，人们听见了死神的狞笑。

非常明显，罗克·赫德森已经进入了他的垂死之日。

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影迷给赫德森献来鲜花。他们中有的人本身就是艾滋病患者，有的则是患艾滋病的儿童的父母。而每天赫德森从众多的五颜六色、芬芳迷人的鲜花中，只挑出一束红玫瑰，把它放到玻璃花瓶中。

不断有人来请求探望，但除非得到特别的许可，一般是无法进门的。

一个探视者对人说：“罗克太让人可怕了，他很安静，很驯服，像一只小动物在轻轻呻吟。”

另一个赫德森的老友一走进病房，立刻感到必须摸一摸他，因为对这位曾经在众星捧月的辉煌生涯中领略过人们趋之若鹜的荣光的明星来说，任何退避三舍的潜意识动作都可能使他那已经虚弱不堪的心灵再受摧残。读者将会读到，赫德森的心灵里还潜藏着另一层隐忧——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

性隐忧。

这位老友伸手搂住了赫德森的颈项，并让拥抱持续了片刻。他带去了十几只不同颜色的气球，因为赫德森过去总是喜欢这些带着乐观气息的小玩艺儿的。

他还向罗克·赫德森展示了一些人在医院外挥舞过的写有“我们爱你，罗克”字样的旗帜。但是，医院严令，不让赫德森接触到任何报纸或杂志，电视节目也受到严密的监视，使他无法看到新闻。要知道，关于他的各种特写、讨论、文章，大量出现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上。

然而，医生们却很清楚，保证他的心灵的宁静，并不能改变死神的判决。人们这才记起他一年多以前去巴黎加电影节活动的真正的目的。法国的巴斯德研究院，在艾滋病研究方面享有盛誉。那里于1983年在分离艾滋病病毒上有重大进展。法国的医疗机构同美国同行一样，开始了对艾滋病进行试验性治疗。可是，时至今日，尚无特效良药问世，更不用说当时了。

一天晚上，护士托尼·菲利普斯当班护理赫德森。往常，赫德森神志清醒时，这位再生基督徒护士经常同他谈论宗教。她有时候打开电视机，让赫德森看有线电视频道中的宗教节目。她也不时打开录音机，让房间里响起肃穆的宗教音乐，传她达出认为对病人有益的上天的声音。赫德森有时静静地听她讲述上帝。过了几个星期，她觉得已经与赫德森有了足够的心灵的默契，她可以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相信耶稣基督。

赫德森走出洗澡间坐在床沿上，菲利普斯坐到他身旁。她问了他几个问题，想试一试他是否清醒，确信他这会儿还没有

错乱，就开始向他述说过去有哪些病人在同上帝建立关系后如何神奇地恢复了健康。赫德森凝神谛听着。

菲利普斯问：“你认识耶稣吗？”

“不认识。”赫德森回答道。

“你愿意认识上帝吗？你想让上帝进入你的心吗？”

“好吧，我想是时候了。”

菲利普斯要赫德森握住她的手，跟着她反复地念：

“耶稣啊，来到我心怀，成为我的上帝和救星吧。”

赫德森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紧紧地抓住菲利普斯的手，以至于她最后不得不把它移开。

她帮助他上了床。她说：“好啦，我们已与永恒同在。”

“就像是那样，”赫德森喃喃低语，一会就睡着了。

或许，这是虔诚的基督徒菲利普斯为罗克·赫德森的人生所作的洗礼。罗克·赫德森是无神论者，他活着时是不信上帝的。但是，他的人生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走完他的后半段历程。他像一个被抛入苦海的人，在徒然的挣扎中突然发现冥冥之中的上苍，他在一个半明半暗的思维状态下打开心扉，迎来了上帝。

有一个国会议员说：“他在生命的最后18天里，寻到了比他作为一个好莱坞明星在生前所获要丰富得多的东西。”

倘使上帝知道这一切并不是有意排演出来的悲剧，他定会感叹人生的沧桑。而将这一幕一手导演出来的，竟是那弥漫全球的现代瘟疫——艾滋病。

不管怎么说，病魔并没有区分人的知名度，艾滋病患者却因为罗克·赫德森而更加引人注目。